

□ 陈永忠

古镇听雨

许多天前,我们约过,等一场雨,同去古镇,品味雨中的诗意。那时,天高云淡,秋老虎还在发威,根本看不出要落雨的趋势。一觉醒来,掀开窗,雨声立即挤了进来。是不是,秋雨也是“随风潜入夜”的?

雨,真的落下来了。湿润,氤氲着一丝凉意。我们要去听雨的古镇,已经出现在眼前。它还是那个样子,不悲不喜,独立寒秋,超然于世。

如果你是大地方来的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苗岭深处,会藏着一片汉风绰然的镇子。

下司古镇,外形袖珍玲珑,内心精致。灰墙翘檐黑瓦,幽巷古街回廊。每一处细节都浸润着古典园林的气息。

水是生命之源,有水的地方才有灵性。清水江这条黔东南最大的河流,远道而来。到了这里,徘徊不前,一改它野性粗犷的脾性,变得温婉柔媚起来。于是,眼前的画面就成了,一湾碧水望江楼,烟波浩渺荡扁舟。

古镇的魅力,在于它跟我们有着一段回不去的距离。每一块砖瓦都是书写在现实当中的历史。后人嗅到的是时光老去的气息。

意念中的古镇,应该是这样一种诗情画意:灯火阑珊处,卧看月明时。却很少会去想,雨雾蒙蒙,凉意袭人,又是怎样一种感觉。

踏上桥头那块青石,雨意更稠了。风雨桥古色生香,迎我一身风雨。

恍惚之间,疑是身处江南。花街旧痕,玉溜的是包裹裹住的时光。一双脚,又一



双脚,从这里走过,前面花明柳暗,身后便是流走的岁月。

拍遍栏杆,檐下雨帘密织,江面,远山,烟雨朦胧。

通向古镇的那条老街,空无一人。两边店铺,门可罗雀。仿佛一场秋雨,按停了所有浮躁,雨声才是古镇的主角。

我举起镜头,画面里,友人着棉麻红衣,

裙摆飘如白絮,撑一把油纸伞从雨巷走来。那一刻,恍若穿越时空长廊,不知身在何处。

转了一个拐角,碰面的是一幢老屋。木门深锁,檐外几杆瘦竹横斜。风摇落雨水,打在竹叶上,如珠断线,零乱地溅在石阶上,开成跳动的水花,青光熠熠。

这时,若有人披一身风雨,叩响门环,门不会吱呀一声洞开?

雨滴敲打着伞面,在头上沙沙地响,神智有些恍惚。低头愣了一下,感觉好像出戏了。再次抬起头来时,眼前出现一个宽阔的石坝子,对面有个戏台,人去台空。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可以想见,曾经有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湮没在风雨中。

台子下面,几个画画的学生,蹲在墙根,画板上描几笔,雨中阁楼的影子就从纸背走来了。还有撑纸伞的人,也许会成画上的风景。

莲心桥的名字是谁起的,亏他想得出。不过,寓意却是很美好的。单从字面上看,就知道这是一座浪漫的桥,是为相爱的人架设的桥。桥身造型纤巧,如一片莲花浮在水上,真担心它承载不住爱的重量。

许多美好的景致,远观更有韵味。宁愿伫立桥畔,看它倒映水中的样子。然而,还是忍不住拾级而上。凭栏听雨是另一种曼妙的感觉。

下得桥来,友人撑伞站在桥下,桥孔如一个古典的画框,将她框在雨雾中。

有雨的巷子,格外幽静。青石板,被清洗得一尘不染。站在巷子口,无数亮点在幽暗处跃动。

走在雨中,享受雨声包裹,容易让人产生幻觉,那些听来的故事就会乘虚而入,与实现产生某种联系,或者重合——

据说,在那个远去的时代,水路是古镇连接苗岭内外的重要通道。汉文化通过商船输入,开化蛮荒,留下我们今天看到的遗迹。微派建筑出现在苗甸腹地,与吊脚楼、

鼓楼共生共存,巧妙地融为一体,造就了古镇多元文化互补的奇观。

也难怪,离古镇不远的麻江县高枳堡能产生一位清朝状元。事实上,夏同龢并非当地人,乃明代屯堡人后裔。但状元文化至少影响了这一带的文化生态。

也有人说,当年流放贵州的王阳明,龙场悟道成功,受人爱戴,人们在下司建了阳明书院,请他讲学。

如果真是那样,眼前的书院,那位眉骨略凸,长须飘飘的学者仿佛刚刚离座,房梁上还余音缭绕。

历史往往扑朔迷离,尤其在贵州这样的闭塞之地,被王朝史官遗忘,或者忽略,不足为奇。

天色渐渐暗下来,雨仍然没有停住的意思。整个镇子里好像只有我们俩跟雨水混在一起。人们也许蜷缩在自己的小屋内,散漫品茶,一曲《禅茶一味》,琴箫婉转,茶香袅袅。偶尔抬眼,一窗朦胧,一窗雨声。抑或啜一口米酒,脸色微红,桌上的酸汤冒着热气,用筷子翻一下,夹一块送到嘴里,说这酸汤鱼真嫩。另一个说,那是自然,稻花鱼嘛。彼此碰一下杯,仰脖干了。感叹,这入秋的第一场雨,下得真过瘾……

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帮我拍呀。我怎么走神了?友人站在一片伞下,让我按快门。那些油纸伞,红红绿绿,一只挨着一只,朝天挂着。伞阵绵延,如一片彩云铺在巷子上空。细雨密集地打在上面,发出的声音格外立体,有阵势,沙沙沙沙……

江边的码头,牌坊静穆,如同一位久经风雨的老人,守望或目送一江舟船来来去去。而此刻,除了几只游船横在江岸,只剩江水茫茫,笼在烟雨里。

沿江栈道,从脚下伸向远处。友人举着伞走过去,凭栏远望。画面里就有了古典味道——不管是送别还是守望,漫江的雨雾无疑浇稠了诗画里的情绪。

□ 龙俊成

舟溪竹枝词十八首

一、锦绣苗乡

苗岭青青水汤汤,云海滚滚雾茫茫。不知何处笙歌起,人道舟溪锦绣乡。

二、歌舞胜地

舟溪处处飞歌扬,苗寨家家米酒香。男善吹笙女善舞,四时鼓乐震山岗。

三、甘囊香堂

明代舟溪建此堂,吹笙跳月古风扬。青年男女来相会,欢庆新春歌舞狂。

四、春到苗乡

夜夜笙歌入梦乡,别来常念甘囊香。年年只盼春归早,赶赴东风到会场。

五、山外来客

东风一夜发春帖,五里河滩叠舞台。越岭翻山新友至,漂洋过海故人来。

六、拦门迎宾

远处亲朋山外宾,舟溪看会趁新春。苗家迎客拦门劝,美酒先喝十二巡。

七、醉在苗乡

满载长桌开盛宴,一家宾至百家亲。飞歌起舞常留客,米酒酸汤总醉人。

八、吹笙跳月

千家苗女竞风流,万曲笙歌争上游。潇洒少年随我爱,多情女子任依求。

九、千牛争霸

但见黑风破阵来,欢声雷动疆场开。牛王争战惊天地,横扫千军展霸才。

十、万马竞赛

健儿跃马展英姿,号角一声如电驰。但见尘飞天地暗,不知谁个为雄雌。

十一、金鸡斗战

冲冠怒发决雌雄,打平场中趣味浓。莫道输赢能立判,几番游走还击中。

十二、苗歌对唱

每个深藏歌万箩,善才最是苗乡多。平常不敢对人唱,生怕赛来日落坡。

十三、少年风流

翩翩起舞好风前,潇洒谁家美少年?一曲笙歌吹奏罢,千条花带竟相缠。

十四、阿公吹笙

三岁时来踩堂,八十高寿不离场。一生痴恋芦笙会,到老还发少壮狂。

十五、阿婆跳月

当年苗寨一枝花,走进笙堂万众夸。穿上银装来跳舞,阿婆还似十七八。

十六、笙讨花带

小伙多情却讨嫌,姑娘有意莫轻缠。歌吹不断舞不尽,千里姻缘花带牵。

十七、游方对歌

春夜月明风带香,苗家儿女来游方。情歌唱到东方亮,此意有如溪水深。

十八、笙鸣太平

一年一度一相逢,千古笙歌千古情。春到人间重整首,太平乐奏世清明。

□ 吴文娟

春 韵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探出头,变绿了。花儿悄悄张开嘴,变香了。轰隆一声巨响,把青蛙从梦中惊醒。它不舍地跳出洞穴,等待一场春雨的洗礼。扑面而来的花香,饱含着蜜蜂和蝴蝶的祝福。她迈着轻盈的脚步缓缓而来。风吹绿了树叶,带来了芬芳。雨滋润了土地,带来了希望。鸟儿叽喳唱着歌谣,春天以特殊的方式,开启了一场浪漫之旅。

了仓廩,满心欢喜而乐此不疲。

绿油油的油菜抽出胖嘟嘟的花薹,油菜花轰轰烈烈地盛开,黄澄澄的就像是一地金子。

春分刚过,桃园里的桃花开了。满园粉红色的桃花,就像一片朝霞,映红了田野。父亲沐着春光,站在开满鲜花和弥漫着馨香的桃园里,一棵树一棵树,一条枝一条枝的疏花。父亲小心翼翼地拨弄着每一条花枝,仔细地端详着。朵朵桃花都是那么精致漂亮,摘除那朵,保留那朵,面对两难抉择,父亲绞尽脑汁。那一咕嘟一咕嘟繁密而艳丽的桃花,不光是来看的,父亲还指望着她结出硕大的桃子。疏花的时候,取舍之间,父亲总是于心不忍,隐隐的痛着,难以割舍。

父亲拥有一片土地,拥有一片桃园,父亲便拥有了春天。父亲拥有春天,父亲满足而幸福。桃花依旧笑春风,但父亲显然已经在春风中沉醉,黧黑的脸颊上泛起桃花般的红晕。



刊头图

佚名摄

□ 苟文华

最是一年春好处

乡村的春天来得早。岁寒未尽,院角的腊梅树,虬屈的枝丫,腊月里就缀满黄亮的梅花,在凛冽的寒风和漫天飞雪中,给残冬晕染出一丝暖色。崖畔畔的迎春花常常是在立春之前就已经绽放,金灿灿的花骨朵像一把把小巧的号角,奏响萌发的主旋律,传递出春天即将盛大登场的信息。

打罢春,东风解冻,阳气抬升,地埂边坡畔那一丛丛一株株野生的水桃树,细长的枝条上,萌发出一粒粒殷红色鼓鼓的花苞,远远地望着,就像是一团团红红的霞光。这种被叫作“水桃”的植物,虽然也是桃,但它却只能结出指头蛋那么大的一点果实,核坚硬而果肉极薄不可食,不是我们通常概念中作为水果的那种桃。它是水果桃的鼻祖,果木之中,水桃开花最早,要比水果桃早出二十多天的时间。水桃的花苞像是在胭脂水里浸泡过一样,红润鲜亮,给早春萧瑟寂寥的田野点染出一丝靓丽的俏色。

紧随着水桃花,园子里的李子树一夜之间,齐刷刷地满园盛开。家乡的河滩地里,散布着众多的李子园。一大片一大片,一个园子一个园子的李子树,忽然都开出白生生的李花,像白皑皑的春雪一样覆盖在辽阔的田野,气势实在雄浑。而此时,村庄里人家院子、房前屋后高大的杏树,似乎不甘落后,急与纷繁浩荡的李花争艳,它扬长避短,忽怏怏地亮出鼓鼓荡荡满树红蕾,以色夺人。杏花比水桃和李子的花大得多,树又高大,花色又红,开得急促快捷,是为“怒放”。“红杏枝头春意闹”,杏花这么一“闹”,其他各色花儿渐次亮相,万紫千红,你方唱罢它登场,乡村的春天越来越热闹。

作为乡村里的职业农民,父亲拥有数

亩土地。无论这些土地肥沃与贫瘠,父亲不嫌不弃,都虔诚地热爱。土地给了父亲英雄用武之地,他在这些土地上精耕细作,成为种庄稼的把式。父亲经年累月地在土地里劳作,不肯歇息一天,也不让土地有一丝空闲。一片桃园,是父亲的主要经济来源,家中的一应开支,都来自繁盛的桃子。一片菜地,韭菜,茄子,豆角,蒜苗,辣子,萝卜,一日三餐的蔬菜,几乎全部出自那方菜圃。其余的地块,按照季节和农时适时播种耕耘,小麦玉米,大豆红薯以及油菜,保证着一家人的口粮。父亲说,人勤地不懒,人不误地,地不误人,土地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春天,是乡村景色最美的季节,也是父亲最为忙碌的时候。春节一过,父亲就成天蹲在麦地里拔草。春风和煦地拂着,春阳暖暖地照着。父亲用小手锄仔认真地锄地,将那些野燕麦、黏黏草、野苘蒿一棵一棵拔掉,又将荠荠菜、梅花瓶等可食用的野菜一一捡拾进竹篮,作为春天田地里最先的收获而尝鲜。几亩麦田,仅仅除草,就花去十天半月的时间。父亲从来不得觉得锄地拔草有多么苦痛,尽管他在麦田里长时间地蹲着干活,腰酸背疼腿抽筋,但他看着那一株株麦苗返青、拔节,仿佛看见一粒粒饱满赤红的麦粒已经滚进



□ 姚瑶

点亮一盏灯,照见脚下这片土地

由青年学者姜秀波编辑的《凯里古代诗文集》即将出版,这对传承凯里文脉、推动清平文化研究来说,是一件值得称道的文化雅事。

收集整理这些古诗文,是一件极其孤独的事。这几年,秀波跑遍陕西、四川、湖北、江苏、北京等地图书馆,查阅大量文献资料,走访了无数民间人士,才把这些业已散落在历史尘埃中的诗文一首一篇收集起来。个中艰辛,自不待言。

这一部厚重的《凯里古代诗文集》背后,凝聚着他无数的辛酸和汗水。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别人理解了没有,我不得而知,但我却为之而感动。当秀波先生嘱我为这部厚重的诗文集写几句的时候,我应允了。我想,这是为文者之间的惺惺相惜,但更多的是想唤起人们关注脚下这片有着厚重人文历史积淀的土地。

《凯里古代诗文集》所收集诗文以明代“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孙应鳌之诗文最为瞩目。在中国历史上,明朝是一个自我失序的朝代,本应该可以成为一个推动中华文化大繁荣、中华民族大发展的时代,但由于扭曲的政治生态所带动的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开始背离中华文化所固有的人文秩序,虽在明朝中后期有张居正、孙应鳌等人的极力扶倾,但仍然无法阻拦整个人文社会的失序。

张居正作为大明帝师,与历史上的姜子牙、管仲、商鞅、李斯、张良、诸葛亮、房玄龄、耶律楚材、刘伯温齐名为十大帝师,其能力、才华及治国理政经略可窥一斑。十年的辅政,换来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开花,可以说,“万历中兴”,几乎创造了一个晚明社会、文化的小高潮。但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场改革最终戛然而止,大明也随之坠入无可救药的深渊。

出生于清平(今凯里炉山)的孙应鳌,是贵州历史上第一个给皇帝讲课的人。作为张居正改革集团的核心成员之一,又同为皇帝的老师,孙应鳌较好地继承了张居正的思想精髓,比如对皇帝灌输重德爱民的思想、树立重勤轻玩的观念、强调重道轻艺和重俭轻奢等。但中晚年因对现实的隔膜和愤懑,孙应鳌最终把目光投转向满目疮痍的社会,写下了《无妄语》《荒城谣》等不少直抒胸臆、悲悯天下苍生的诗作。

《黔诗纪略》中收孙应鳌诗作457首,他的《督学文集》《学孔精舍诗钞》则是流传至今贵州较早的两部诗集。

明代中晚期,阳明心学历经了从发展到巅峰的重要阶段。从正德年间王阳明在贵州向世界发出振聋发聩的“龙场悟道”后,阳明心学已经作为一个具有广泛性影响的学派而登上历史舞台,阳明弟子遍布全国,阳明心学不断在海外传播。“清平王学”,又或被《明儒学案》遗忘的“贵州王门”,均产生于这一时段。因而,古清平承载着凯里市历史的变迁和文脉的续传,并一度成为贵州学术交流中心,被学术界认定为“贵州五大王学重镇”之一。

古清平,是一个诞生“贵州文化旗手”的地方。清万斯同在所著《明史》中称孙应鳌“奋起荒僻,以学行知名,为黔中人士之冠”,而后“西南大儒”莫友芝亦论孙应鳌为“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清道光年间贵州巡抚贺长龄则言“至明而清平孙文恭公出,直接洙、泗、濂、洛之传,一时名德鉅公争相引重,黔遂居然邹鲁矣”。而“贵州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黎庶昌也说:“孙应鳌如星日之气,历久弥光”。有孙应鳌的古清平,虽然走过了落寞的四百年,但依然充满了文化的庄重和文学的温暖,依然闪烁着一种让人敬畏的学术力量。

